

仿佛是多米诺骨牌倾倒，各地纷纷传出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的楼顶房开始被拆，或者是被曝光后即将被拆的消息。这可真正是无奇不有、骇人听闻，仅仅在多层高层上造个房已没了震撼力，要在楼顶上造出一座花果山一栋别墅一个庙宇一个空中楼阁一个人间仙境，那才会令人咋舌、目瞪口呆。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罗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些乖张的楼顶房，肯定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拿那座花果山来说吧，耸入云霄的高山、漫山遍野的花木、隐藏其间的别墅，能有这样的场景和规模，不要说一天，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大概也是不能奠基、动土而落成。那个庙宇，真是与天接壤了，晨钟暮鼓、香烟袅袅，梵音绕耳、三跪九叩，还有不少烧给神仙和祖宗的冥币元宝的残灰，从楼顶洋洋洒洒往人间地上、路人头顶两肩飘落。

那些造楼顶房者，似乎都有理由。花果山山主说，那是因为楼顶上有排气管，一根根矗立既不好看，也有不安全的隐患，于是从披挂开始，而扩张而造山。看来，这个山倒也真正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点点扩充开来。200只鸽子的主人让心爱的宝贝住进了空中别墅，扬言是信鸽会旗下应该就有保护。而那个造庙的更妙，说是自己家里有了庙，烧香拜菩萨就可以方便容易——言下之意那时的心就可以表现得更虔诚而心诚则灵。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还不是心中只有自己、谰论他人？佛说：“不应住色，不应住受、想、行、识；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不应住色若苦若乐……”（转引自龚斌《鸠摩罗什传》）对此，造庙者大概早已是置若罔闻，或者是压根不懂。

最让人惊诧莫名、瞠目结舌的是，那个花果山的楼主，竟然带着一帮打手，找到楼下邻居，扬言他什么都不怕，也没人敢动他，然后把劝阻过的人打得鼻青眼肿，落荒而逃——那可真正是正不压邪、坏人当道了。竟然后面还有竟然，好几家

东海之滨一个小渔村，碧海青天。

她是渔村里出名的美女，她一出门家门，长发在纤细柔韧的腰肢上摆动，金色沙滩白色海浪都成了她的蕾丝花边。日复一日，潮退潮涌，说亲的人踏破门槛。

她是渔村里出名的石女。有钱有势的人家提亲，她一概拒绝，满身铜色肌肉、出水蛟龙般的年轻人，献上炽烈的爱情，她不为所动，年复一年，潮涨潮落，终于门前冷落，寂寞终老。石女是她自己说的，这样父亲才叹口气停止了打骂她，由这个美丽的女儿自生自灭了。

没人知道，60多年前，一个命中注定的人闯进她的19岁。他是侦察排长，孤身潜入海岛侦察敌情，发生意外被敌人追捕。姑娘是织网能手，织好的渔网堆起来像座小山。姑娘把排长藏在渔网中，敌人在岛上搜捕了三天三夜才歇手。第四天深夜，风急浪高，姑娘驾小舢板穿越封锁线，送排长回军营。

不知道他们在那三天里是怎么谈情说爱的，

邻居，最后竟然只能搬走，用上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

按照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的说法，中国人造房从古代开始就流行土木建筑，而欧洲的哥特式、巴洛克式更多的是石材。每一座房子从设计开始，就有严密的结构安排，包括楼顶的承重量等等。楼顶房的出现，对房子整体的破坏，那肯定是不言而喻。事实上，这种楼顶房一动工，就会给楼下的住户带来巨大的影响，水管电线煤气管道被敲砸而走形，甚至

房子开裂门窗开关受影响，那可都是民生大问题。

然而，我就不明白了，至少，在一个居民小区有三种机构——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办，怎么都噤声了呢？

毗邻而居的人们，不是没投诉或举报过，这三种机构也不是没有收到过类似的反映。但是，我们不是执法部门呀我们只能劝说呀主人同我们总是避而不见呀走个程序起码三五月七八个月呀，等等等等，都推得一干二净。

我真的不明白了，当地的组织和机构就眼睁睁地看着那楼顶房，一天天往上蹿，眼睁睁地看着那山，一天天树木峥嵘而就是无动于衷，或许只当做没看见？

说管不了没权执法也不能自己去动手等等，其实都是托词遁词。有关部门连上门阻止都懒得做，那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再说了，每个部门其实都有上级领导机构，可以层层反映或者是搬救兵呀，但是，都没有做。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一年年过去，一些楼顶房让人不可思议地存在了十几年！

现在，在拆除楼顶房的时候，我觉得更应该严肃处理查处那些管理部门，为什么当时不作为，甚至应该寻索背后还会有什么猫腻。还应该让那些管理部门对当时的不作为，作出深刻的检讨和检查，甚至给予应有的处分和处罚，而达到惩前毖后、以一儆百的作用。这样，大概才能阻止很有可能以后还会发生的造新的楼顶房之类。

毛笔直书：“亲爱的海妹：此次奉命攻岛，如若我未能回来，可能就是革命到底了，务请你不要耽误自己。切切。”姓名年月，落款齐全。这个名字，在海岛烈士纪念碑密密麻麻的人名中可以找到，侦察排长16岁参军，牺牲时年仅23岁。

后辈信心心生悲切，认定姑婆大字不识，也绝对羞于把信拿给人看，就此耽误了一生。怎么会？寥寥数语，漫长一生，凭着美女的聪慧，哪怕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请教邻家学生娃，也能读懂。宁愿她不是蒙在鼓里，宁愿那是她明晰的选择，那样的美女，那样的爱情，注定了碧海青天夜夜心，她无悔。

一辈子，很快。弥留之际，80高龄的婆婆对亲属后辈讲了一句话：你姑婆，不是石女。后辈收拾姑婆的东西，在衣橱的暗屉中，发现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有一封信。发黄的信纸，繁体字，

欧洲有许多城市，都是由于一位音乐家，一个乐团，甚至一座歌剧院而变得更加闻名于世，比如萨尔茨堡、慕尼黑、维也纳和德累斯顿等。旅行中听一场音乐会或者观赏一座音乐厅，也是一种滋润和享受。

从德国边境小城帕绍驱车进入奥地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林茨。多瑙河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把城市一分为二。这座曾经荣膺“欧洲文化之都”的城市，在乐迷心中自有一幅图画：莫扎特曾携新婚妻子来此度蜜月，这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幸福时光，写成了《第三十六交响曲（林茨）》。厌倦了维也纳的贝多芬，来到林茨写下《第八交响曲》。舒伯特也在这里留下了艺术的足迹。不过能够和林茨直接画上等号的音乐家，只有布鲁克纳。

这位大器晚成的音乐家，他的交响

小时候就听过黄永玉的名字，知道他是我国年轻的木刻画家，红色的；“文革”中又知道他还是一位漫画家，只是这时变成了“黑”画家。

“文革”结束后，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获奖名单中。在获奖的十位诗人中，其他都是闻名遐迩的诗人，如艾青、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唯有他来自诗坛外；再后来读到《比我老的老头》，感觉这个老头比我脑子里原来装着的那些印象更厉害！

这些年黄永玉在《收获》连载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我断续读过，才开始了解这个老汉从小的苦难和欢乐。也许正是这样一些经历，成就了如今90岁的他还那么硬朗，古怪精灵，潇洒自如，富有朝气，又还对社会保有洞察力和解剖力。

最近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本黄永玉画的鼠年年历，十二幅画，配十二段文字，真的太有趣了。很想和更多的朋友分享。先在这里转述一下：

一月：画面是一只大象的牙缝里，一只小老鼠在动。作者题词：大象吃耗子，不够塞牙缝。

二月：画面是一只肥硕的猫，用手推车推着一只老鼠。旁边另外有一只小老鼠在说话：“也不想一想它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三月，画面是母女两只老鼠，小老鼠拉着妈妈的手望着天上飞的蝙蝠说：“妈妈瞧，小天使！”

四月：一只硕大的肥猫半躺着，一只打扮妖

娆、身材苗条的小老鼠坐在肥猫的大腿上，举着一只高脚酒杯，正把红葡萄酒送到猫的嘴前。作者题词：“耗子给猫当三陪，要钱不要命。”

五月：一只母猫躺着自己的乳汁喂着5只小老鼠，小老鼠边吮吮奶汁边撒欢。题词：“爱得没原则，就是祸害。”

六月：一只老鼠躺在粮仓谷堆上乐滋滋地睡大觉。作者题词：“丰衣足食好说，但要看看谁在丰衣足食，从哪里来的丰衣足食？”

七月：一只躺在笼子里睡大觉的雪白的猫，两只老鼠在外面窃窃私语：“咱俩合资，买只宠物好不好？”

八月：一只小老鼠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对人们说：“我丑，我妈喜欢！”

九月：老鼠牛B之一：一只老鼠在灭鼠夹上自由地跑步，题词：“我把老鼠夹当健身器。”

十月：老鼠牛B之二：一只老鼠有模有样地坐在餐桌前拿着刀叉吃糕点，并自信十足地说：“我拿耗子药当早餐。”

十一月：老鼠牛B之三：一只怀孕的母猫，大摇大摆地踱着方步。一只老鼠对另一只老鼠骄傲地说：“它的肚子是我搞大的。”

十二月：一间中式华丽的大客厅里，一大群密密匝匝的老鼠按辈分大小依次摆好姿势等着拍照。题词是：“全家福。曹禹先生《北京人》剧中有云：小老鼠生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生小小小老鼠，小小小



陈丹燕

一个街角，一行咖啡馆墙纸上的中文涂鸦，这样小的事物，如果心不够静，怕是连看都看不见的事物，如果你能安静地注视它，就能看到它即便微小，却也构成完整的世界。如果能让自己回到初中时代的生物课，想起老师为解释细胞而举例一枚鸡蛋，蛋壳是细胞壁，蛋黄是细胞核，这一枚鸡蛋的形式，其实也就是整个世界构成的方式。从对那些细小事物领悟到的东西，你差不多也就认识了整个世界大概的面目。能想起当时老师举着一枚鸡蛋说的话吗？它就是细胞最基础的样子。

再复杂精美的心灵，都是由这样的细胞组成的。

旅行说到底，是要认识和找到什么，带着内心挥之不去的那些疑惑与感伤，犹如亚当那根失落的肋骨永不能停歇的疑惑与感伤。它就像一个失物招领处那样充满等待与找寻的气氛，终日敞开着一个小空荡荡的小窗口，等待。

旅行对世界上的人与人心的认识，也许就要从认识大千世界中的一个散落在路上和屋内的单核细胞开始，和结束。

老鼠生小小小小老鼠，小小小小老鼠生小小小小小老鼠……”

这十二幅画，幽默、尖锐，让人喷饭，也让人叹息，这分明是一个八旬老人绘制的“红生图”啊！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玩的斗兽棋，规则是大象可以打败狮、虎、豹、豺、狼，但独会败于耗子。

为耗子灵巧，若钻进大象鼻子，大象就完蛋。黄先生笔下那只一月的大象太轻敌了。

等到二月，老鼠摇身一变成了猫的宠物，虽有另一只小老鼠的告诫，但时代变了，猫已经不吃老鼠了。现在人把猫当成了宠物，喂猫粮，猫当然也可以把老鼠当宠物，显示风度。这里面也许有深刻的道理。

三月老鼠开始做梦

了。蝙蝠是小老鼠的天使梦，这构思真是令人叫绝！

四月五月老鼠都和猫亲密一起，猫鼠已经结盟，成了一家子。

六月的题词特别能感到老人的沉重和诚恳。

七月，猫已经变成了耗子的宠物！

八月的耗子有了实力，可以不屑于人们的轻视，说“我丑我妈喜欢！”他的妈，是五月画里的那只吗？

接下去三只老鼠的牛B，老鼠的猖狂被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他们真的已经炼成金刚身？那么到了十二月，他们当然可以开庆功会、照全家福了。

这年历十二幅画是一个完整的寓言故事吗？当然也可能仅仅是我一人理解。

“耗子给猫当三陪，要钱不要命”，谁不要命？现在还未见分晓。也许不要命的是猫，因为它丧失了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基因！

曾不知在哪本书里看到过黄永玉一张开怀大笑的照片，下面题写的是“人家跳出红尘，我要往红尘里钻！”这句话实在耐人寻味，经常在我脑海里翻转。这个老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没有看破，没有厌世，还往红尘里钻，红尘里有那么多丑陋，他能披挂上阵给予嘲讽和批判，还能带来笑声，这是怎样的心肠！



坐看云起

（中国画）

耿忠平



曲大都经历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多年岁月后，才得以见天日。现在最受欢迎的《第四交响曲（浪漫）》，苦苦等待了十六年才被认可上演。当他于1884年动笔写下雄踞高峰的《第八交响曲》，已经迎来六十寿辰。生前，他活在瓦格纳的身影之中没有自信。身后，他的音乐终于被世人奉为经典，给喧嚣浮躁的现代带来慰藉。在林茨建造一座音乐厅来纪念布鲁克纳的想法，早在二战前就放在桌面上讨论过。不过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付诸实施。芬兰现代派建筑师西伦的设计被选中。如今，这座音乐厅已成为林茨的新地标。

瑙河岸边的高地上。夕阳照在通透的玻璃幕墙上，闪烁出一片金色的光彩。布鲁克纳的塑像就在附近的一片草地上。1974年落成典礼那天，卡拉扬曾亲率维也纳爱乐来此指挥演奏他的《第七交响曲》。布鲁克纳曾经担任过近二十年管

风琴师的林茨大教堂，离音乐厅也只有千步之遥。从落成起，林茨每年要举办布鲁克纳音乐

节。近年来参演的有毕希科夫率慕尼黑爱乐，郑明勋率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特米尔卡诺夫指挥圣彼得堡爱乐等。当然也少不了驻音乐厅的布鲁克纳乐团，曲目也并非全部是布鲁克纳作品。当晚演出是伏尔加格勒爱乐乐团的俄罗斯音乐会：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来自我国的北

京交响乐团，将在谭利华指挥下演出郭文景的竹笛与乐队协奏曲《愁空山》和普罗科菲也夫《罗密欧和朱丽叶》。

虽说是座历史名城，也是欧洲的重工业重镇。它有最大的内河港口。机械、化工和木材加工都很发达。欧洲第一条铁路在此修筑，引发世界工业突飞猛进的吹氧炼钢法，是林茨联合钢厂的发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环保和降耗，只有二十万人口的林茨已成为欧洲最清洁的工业城市。

对于大多数旅行者来说，林茨只不过是路过。如果停留下来，会重新认识这座多瑙河的古城，无论是工业传统还是古典音乐。

马利兰的写作中心是写作爱好者的活动场所，对任何人都开放，各类作品都容纳。

萍踪杂记